

唐代墓志中的昭武九姓粟特人

李 鸿 宾

国内学术界自本世纪30年代涉入昭武九姓粟特人的研究，至今已相当发展。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掘和中外文献的诠释，这个问题必将深入下去。墓志是研究古史的珍贵资料，所幸的是，唐人墓志里有不少涉及到昭武九姓胡人，而学者们对此已经做了许多工作。本文仅依据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一书撷取若干例证，并辅以其他志铭和史籍文献，对入华粟特人及其活动作一些分析，意在探索胡汉融合问题。

一、墓志中的九姓胡记载

限于篇幅，这里仅选若干较为典型的墓志所记九姓人相关内容摘引如下，再作考证。

其一，《大唐上仪同故康莫量息阿达墓志铭》：“公讳阿达，西域康国人也。……祖拔达，梁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保。”（《汇编》第124页）

其二，《大唐故陪戎副尉安君墓志铭》：“君讳度，字善通，长沙人也。……祖陁，齐任滁州青林府鹰击郎将；父定，隋任河阳郡镇将。（君）授陪戎之职，遂豚迹闾里，不仕王侯，孝敬于家。”（《汇编》第303页）

其三，《唐故蜀王府队正安君墓志铭》：“君讳师，字文则，河南洛阳人也。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遣子仰人

侍，求为属国，乃以仰为并州刺史，因家洛阳焉。曾祖哲，齐任武贲郎将；祖仁，隋任右武卫鹰扬；父豹，隋任骁果校尉；（君）文武兼资，名行双美，……夫人康氏，隋三川府鹰扬邢州都督康府君之女。”（《汇编》第385页）

其四，《唐故上骑都尉康君墓志铭并序》：“君讳达，自文则，河南伊阙人也。……曾祖勛，齐任上柱国；祖逵，齐任雁门郡上仪同；父洛，隋任许州通远府鹰击郎将；（君）文武兼资，名行双美。”①（《汇编》第503页）

其五，《大唐故康敬本墓志铭》：“君讳敬本，字延宗，康居人也。元封内迁家张掖郡。……曾祖默，周甘州大中正。祖仁，隋上柱国、左骁卫三川府鹰扬郎将。……父凤，隋起家右亲卫□朝散大夫。……寻除左龙骧骠骑大将军、阳城县侯。（君）以贞观年中乡贡光国，射策□第。□文林郎，寻除□□□水县尉，……弘文大儒，询明六义之奥。”（《汇编》第530页）

其六，《唐故陪戎副尉康君墓志铭并序》：“公讳武通，字宏达，太原祁人也。……祖默，周任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父仁，隋任左卫三川府鹰扬郎将；（君）仕至大将军阳城县开国子。……以贞观一十二年改授陪戎副尉。……夫人唐氏，即酒泉单王之胤也。”（《汇编》第545页）

其七，《唐故处士康君墓志》：“君讳元敬，字留师，相州安阳人也。原夫吹律命氏，其先肇自□居毕万之后，因从孝文，遂居于邺。祖乐，魏骠骑大将军，又迁徐州诸军事；父侔相，齐□州摩诃大萨宝，寻改授龙骧将军；……君光（疑为先）应朝命，徙居河洛，即编□土圭之乡，洛州阳城人也。”（《汇编》第571~572页）

其八，《大唐故平□□□戍主康君墓志铭并序》：“公讳续，字善，河南人也。昔西周启祚，康王承累圣之基；东晋失图，康国跨全凉之地。……举葱岩而入款，宠驾侯王；受茅土而

开封，业传枝胤。曾祖德，齐任凉州都督；祖暹，齐任京畿府大都督；父老，皇朝左屯卫翊卫；（君）授平州平夷戍主。迫于公檄，非其选也。”（《汇编》第658页）

其九，《唐故安君墓志铭并序》：“君讳神俨，河南新安人也。原夫吹律命系，肇迹姑藏，因土分枝，建旗强魏。英贤接武，光备管弦。祖君恪，隋任永嘉府鹰扬；父德，左屯卫别将。

（公）销声幽藪，晦迹山池，啸傲于林泉，优游于里閭。……夫人史氏。”（《汇编》第669页）

其十，《唐故何君墓志铭并序》：“君讳摩诃，字迦，其先东海郟人也，因官遂居姑臧太平之乡。……曾祖瞻，齐为骠骑，七札居心。祖隋，梁元校尉，六奇在念。父底，隋授仪同，……惟君不以冠缨在念，……栖志禅林之上。”（《汇编》第670页）

十一，《唐故康君墓志铭并序》：“君讳杲，字仁德，河南巩县人也。原夫吹律命系，肇迹东周；因土分枝，建旗西魏。……祖安，翼赞周朝；父隋，匡辅隋室。（唐初）乃授公以陪戎副尉。……卜居中土，抚絃荐芰，吟咏情性之闲；泛菊盖荷，高迈烟霞之赏。……夫人曹氏，”（《汇编》第680页）

十二，《大唐故游击将军守左清道率频阳府长上果毅康府君墓志铭并序》：“公讳留买，本即西州之茂族，后因锡命，遂为河南人焉。曾祖感，凉州刺史；祖延德，安西都护府果毅；父洛，皇朝上柱国。……诏授（公）游击将军守左清道率频阳府果毅北门长上。”（《汇编》第694页）

十三，《大唐故游击将军康府君墓志铭并序》：“君讳磨伽，其先发源于西海，因官从邑，遂家于周之河南。……曾祖感，凉州刺史；祖延德，安西都护府果毅。……父洛，皇朝上柱国。（君）耻笔墨之能事，学剑以敌万人，……授游击将军上柱国。”（《汇编》第694～695页）

十四，《□周故陪戎副尉安府君夫人史氏合葬墓志铭并序》

“君讳怀，字道，河西张掖人也。祖隋朝因宦洛阳，遂即家焉。曾祖朝前周任甘州司马；……祖智，隋任洛川府左果毅；……父昙度，……唐朝任文林郎，非其好也。君智字温雅，器局冲和，……蒙受陪戎副尉。……夫人史氏，陇西城纪人也。……祖盘陲，唐任扬州新林府车骑将军，呼苍县开国公；父师□朝左□卫。”（《汇编》第845页）

十五，《大唐故公士安君墓志铭并序》：“君讳令节，字令节，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国，王子人侍于汉，因而家焉。历后魏、周、隋，仕于京洛，故今为幽州宜禄人也。……祖瞻，皇唐左卫潞川府左果毅；……父生，上柱国；（君）出京兆礼教之门，雅好儒业。”（《汇编》第1045页）

十六，《唐故陆胡州大首领安君墓志》^②：“君讳善，字萨。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衙帐，百姓归中国。首领同京官五品，封定远将军，首领如故。曾祖讳钵达干，祖讳系利。（君）夫人何氏，其先何大将军之长女，封金山郡太夫人。”（《汇编》第1104～1105页）

十七，《故岐州岐山府果毅安府君墓志》：“府君讳思节，其先长沙人也。家世西土，后业东周，今为河南人也。曾祖璜，隋左卫大将军；……祖遮，任左金吾卫弘仁府折冲；……皇考矚，上柱国；……君世为华胄，……擢授祁州祁山府果毅。”（《汇编》第1180页）

十八，《唐故试光禄卿曹府君墓志并序》：“公字闰国，含州河曲人也。……公行旅边薊，幼闲戎律，于天宝载，遇禄山作孽，思明袭祸，公陷从其中，厄于锋刃，拔擢高用，为署公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俛仰随代。夫天不长恶，二凶殄丧，皇威再曜，公归顺本朝，不削官品，改授公试光禄卿，发留河北成德节下，……夫人石氏、刘氏、韩氏。”（《汇编》第1787～1788页）

十九，《唐故张掖郡石府君墓志铭并序》：“府君石氏，讳崇俊，字孝德，……以曾门奉使，至自西域，寄家于秦，今为张掖郡人也。祖讳宁芬，本国大首领散将军；皇考讳思景，泾州阳府左果毅。……府君执心有恒，秉志不夺，忠信是保，恭恪逾彰，征之古人，孰与齐列。而后回向释氏，克崇胜因，转读其乘，冥合旨趣。……（府君）夫人洛 阳 罗 氏。”（《汇编》第1892～1893页）

二十，《大唐故成德军节度下左金吾卫大将军试殿中监石府君墓志铭并序》：“府君讳神福，字忠良，金谷郡人也。曾祖试鸿胪少卿□用，祖授左翊府中郎将臣思，父何罗烛，试云麾将军蔚州衙前大总管。有子四人，公则第二子也。生于雄武，长在蔚州，……遇安史作乱，漂泊至恒阳，……君主亦知，收于戎伍，……迁授大将。”（《汇编》第1991页）

二十一，《唐左卫大将军兼御史中丞契苾公妻何氏墓志并序》：“夫人何氏，望在庐江郡，曾皇不仕，祖苏州法曹参军讳源，考单于府兵曹参军讳□甫，其先皆有功劳，代为将家。……有子十人：孟曰庆郎，年始十二，因戏不觉坠井而亡；仲曰公度，终于节度押衙兼殿中侍御史；季曰公文，□贺□□□□□兼节度押衙；次曰公应，见任河东节度衙□兵马使；弟公廉，□州节度□□兵马使；公庠以下五人，幼小未仕。”（《汇编》第2260～2261页）

二十二，《唐故□州押衙靖边将中大夫检校太子詹事□□郡曹公武威石氏夫人合祔墓》：“公讳弘立，字弘立，族望譙郡人也。其先汉相之裔，□□大魏之后，……曾祖治，皇易州□将；祖玉，皇□州衙前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烈考长，皇易州衙前将、试太仆卿。公即卿之子也。幼□诗书，长闲韬略，文可以经济，武可以匡时，……迁任授□州押衙兼靖边将、中大夫、检校太子詹事。……夫人武威石氏，……于公先歿。见

居夫人高氏。”（《汇编》第2450页）

二、墓主的族别判定

以上墓志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的，上自太宗贞观，下迄懿宗咸通年间，基本涵盖了有唐一朝，因而这些墓志所记，对我们探索昭武九姓入华后他们的经历、活动和发展趋向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这22合墓志，其中第1、3、4、5、8、12、13、15、16、17、19合等均明确记载出自“西域康国”、“西华国君”、“康居人”、“康国”、“西海”、“安息国”、“安国”、“家世西土”和“至自西域”等，言辞分明，无须多辨。这里的康居即指康国，《隋书·西域传》：“康国者，唐居之后也。”今人对此多有辨证。而安息则系安国之附会。第12、13合康留买、康磨伽墓志记其曾祖、祖、父名字与仕职相同，当为兄弟，“其先发源于西海”应指康国。

第2合安度墓志说他是长沙人，但细考志文，其祖安陟的名字不似汉族，与九姓人倒颇为相近。祖、父任受齐、隋二朝武职，似有九姓胡人入华后仕武的遗风。安度本人充任的陪戎之职，职品虽低，但属统理异族之官，例由蕃族充任。志文又载安度卒后“既而神香遥远，空传西域之名”，似与其生前“悠悠养志，嗟时逝而不停；屑屑终晨，叹隙驹而易往”相对应，表现出对死者无甚作为的惋惜。“西域之名”用于此处，必然说明安度与之有某种关系。综合上述几点，可以推断安度一族当肇自粟特，长沙只不过是该族人内地后托附的郡望。

第6合康武通一族，志文说他是太原祁人。其祖、父仕周、隋为将，本人仕唐陪戎副尉，这些都与墓志所记九姓胡人的履历相近。志文称他与夫人为“蒲昌贵族，酒泉华裔”，蒲昌海（即今新疆罗布泊）地域分布着粟特人聚落已为人所习知，“蒲昌贵族”则表明康武通一族即源自蒲昌康氏。

第7合康元敬一支，志文中“原夫吹律命氏，其先肇自□居毕万之后，因从孝文，遂居于邺”是典型的外族入华的记载，而其父所任的“摩诃大萨宝”一职又与九姓胡信奉祆教关系至密。志文在记载其祖、父之后又称：“昔由余入秦，日碑归汉，流芳简牍，誉擅缣缃，彼乃一时，未可同年而语。”将康元敬一族比附由余特别是汉代金日碑，可以想见康氏必为外族。

第9、10、11合所记安神俨、何摩诃、康欽墓志，向达先生亦考证出自西域九姓胡人^③。

第14合安怀，文载为河西张掖人，张掖也是九姓胡聚居之地，第19合石崇俊墓志即可为证隋末唐初李轨政权之下胡人众多，李轨占有河西五郡即包括张掖，最后败亡于九姓胡归唐。此前张掖也有康氏胡人起兵反隋，可知张掖一地九姓胡当不在少数。安怀所任陪戎副尉如上文所指亦属蕃族之职，故可断之安怀出自九姓。又其夫人史氏出自陇西，祖史盘陁乃九姓胡典型的名字，祖、父均武职，亦应属于九姓胡人。

第18合曹闰国为含州河曲人，按唐无含州，河曲若指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则此地不乏九姓胡族，著名的六胡州专门安置粟特九姓胡，本墓志所记河曲即位于此地范围之内。曹闰国涉足蓟边，系安禄山所辖区域，安、史部内多有昭武九姓已无足深论。从闰国先随安史从乱，又归顺朝廷，结合当时的形势变化，此举为惯常行动。据此可以认为曹闰国也同属九姓胡人。

第20合墓主石神福，志云系金谷郡人，按唐无此郡，疑为金城郡，金城即兰州，处于九姓人内迁之路径。神福之父何罗烛名称具有明显的外族意味，所任云麾将军亦为蕃族兼掌，故石神福一族也应属于粟特九姓。

第21合契苾公之妻何氏，按契苾为铁勒姓氏。何夫人郡望庐江，宋人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引《元和姓纂》称何氏“望出庐江、丹阳、东海、齐郡”，庐江是其郡望之一。唐朝后期的

何文哲墓志记载他因功进封庐江郡开国公；另一何弘敬墓志顶面篆刻“唐故魏博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赠太师庐江何公墓志铭”，前者是西域何国后裔，后者也是昭武九姓胡人^④，说明入居内地的九姓胡何氏至少有部分已改籍或托附于庐江郡望了。这合墓志记载的何夫人，“其先皆有功劳，代为将家”，她又嫁于铁勒契苾氏，大概先活跃于西北地区，后来才东迁，何氏本人则卒于丹州。如果估计不误的话，我们认为何夫人也源自昭武九姓。

第22合曹弘立，志文记载其族望谯郡，声称为汉相之裔，但其曾祖以下均仕任武职，弘立本人也旅于边塞。又西安出土谯郡夫人曹明照墓志，志称其“曾祖继代金河贵族，父兄归化”，向达先生考定应属由曹国移至武威、姑臧一带的九姓人^⑤。而弘立夫人石氏亦籍属武威，十之八九是粟特后裔。既是同族联姻，本人家世又多与九姓东迁仕履相近，因此曹弘立一族也极有可能属于九姓胡族。其族望谯郡应与上一合何氏郡望庐江一样，是受中原汉族郡望门第观念的影响。

三、墓志反映的昭武九姓人活动特点

这样看来，上述22合墓志的主人都来自西域粟特或其后裔。值得注意的是，粟特人具有明显向东迁徙的意图。自中亚向东沿丝路经今新疆、甘肃进入内地，大大小小分布着许多粟特人聚落，经中外学者的考证已大体清楚，虽然目前尚未勾画一幅完整的人华粟特人聚落图，但其东迁则十分明显。导致粟特东来的因缘，经商恐是所有解释中最具说服力的。然而这并不完全，我们从上述墓志铭中看到，这些九姓人或其后裔多半仕任武职，也有科第出身任文职官员者，经商倒了无痕迹，而其家族最早入华，似也与经商关涉不大。如此看来，粟特东迁的因素是复杂的。我们看到，在唐朝前后，粟特人大量地参与突厥人、回鹘人之中，甚至

沙陀人中也杂有不少，这反映出粟特迁转发展的方向并非单一，而与其周边各种势力均有着广泛的联系。

粟特所在的河中地区历史上曾先后被古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朝和康居人、月氏人、贵霜人、嚧哒人和突厥人控制过，公元5世纪中叶以后分裂为若干小国，汉籍以“昭武九姓”称之。唐朝在高宗时灭西突厥后，于该地设置康居都督府。7世纪中叶以后，阿拉伯人(唐朝称大食)开始侵入这一地区，并于玄宗天宝十载(751)与唐军高仙芝部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发生冲突，后其地逐渐陷入阿拉伯人之手。粟特正是处在诸种势力争衡之中，故在本国形势变化无常之下，常常渗入周围诸国之内，举族外迁便成为经常的现象。据汉文文献记载，粟特东迁自汉以降，尤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频繁。北魏攻占凉州之际，这里早已成为粟特人聚集的中心；隋末唐初，此地的九姓胡内助唐朝甚至将李轨政权推翻。如前所言，沿丝路入内地分布着众多的粟特人聚落，除凉州外，塔里木盆地周围有于阗、楼兰、据史德、龟兹、焉耆、蒲昌海、播仙镇、西州、伊州，河西走廊有敦煌、肃州、甘州，内地则包括长安、洛阳、灵州、夏州、云州、朔州、范阳、营州、太原、固原等地。

根据我们的分析，这些墓志可提供如下信息：

第一，上述墓志主人家世源自西域九姓诸国，其先辈可追溯至父、祖和曾祖，且多任职于魏、北齐、北周和隋唐。墓主本人在唐朝的时间越早，其家世溯源的也就越前；唐后期的墓主先辈也都生活在唐朝了。这22合墓志从时间上讲，正可贯穿有唐一朝，从中很清楚地看到粟特及其后裔发展的线索。上述墓主及其先世，在唐朝仕任军职者仍很普遍，而“争分铢之利”的举措却不见反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入居汉地的粟特人受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可能有不少人逐渐脱离商业，转而适应所在地区的

生活习惯了。我们同时还发现，在唐朝的粟特人也有不少继续经商，但多在丝路沿线如西州、沙州等地，在长安的也有经商做买卖者。但墓志里所见的情况却与此不同，而粟特人尚武风气也自有渊源。《大唐西域记》卷1称飒秣建国（即康国）“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新唐书·西域传》安国“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犹中国言战士也”。尽管学术界对“赭羯”、“柘羯”存在着种种争论，然而粟特地处游牧农耕诸种势力争衡捭阖之间，即使为商业贸易的开展配置守卫部队也势属常理。突厥势力进入此地后，粟特人大量参与其间，成为重要力量。所以充任武职，戎马征战也是粟特人的习尚，与经商并不矛盾。入唐内地以后，担任军职便成为粟特人的一种职业，上述诸墓志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

第二，就墓志反映的粟特人活动区域来看，大致呈现由西向东的发展趋向。如第1合康阿达祖任凉甘瓜三州诸军事；第5合康敬本曾祖为甘州大中正，至其祖时东移三川府；第8合康续曾祖为凉州都督，祖东仕京畿，到康续本人更迁到东部任平州（今河北卢龙）平夷戍主；第12、13合康留买、康摩伽曾祖亦任凉州职，祖为安西都护府果毅，到其父一代就转至京兆；第14合安怀曾祖任甘州司马，至其祖父则东迁洛川（今陕西洛川北）；第15合安令节先世自西域落籍姑臧，后又迁至豳州宜禄（今陕西长武）；第16合安菩一族东迁后，安菩曾在六胡州任职，旋转至长安，其子安金藏即以长安为籍了。上引诸例，都可以看出九姓人辗转进入汉地后由西向东迁移的轨迹。而前引诸志墓主死后则多葬于洛阳或长安，表明他们均仿照汉族习俗进行土葬，子孙亦籍以所在地区托附汉族郡望，这在墓志里反映得相当普遍。我在以前讨论史道德族属问题时曾根据其迁移路线自健康（今甘肃高台西南）至平高（今宁夏固原）一地，论证史氏源自昭武九姓^⑥。今经墓葬发掘，史氏确系粟特后裔，其迁徙路线与上述诸志相互

印证，是粟特人入华后活动的普遍反映。地域变化的本身，是九姓胡人与中原民族及其文化交往融合的写照。

第三，如前所述，入华后的九姓人或其后裔仍旧与武职有着密切联系。在这22合墓志中，墓主本人除一人仕任不明外，任武职或与之有关者计15人（史夫人为女性，但其夫君契苾氏仍任左卫大将军），而明确记载文职或与之有关者为6人。仕任武职者固然有“志在雄飞”、“振甲临戎”如康留买者，“耻笔墨之能事，学剑以敌万人”如康磨伽者，或“一以当千，独扫蜂飞之众”如安萨者；但也不乏“蒙受陪戎副尉”却“智宇温雅，器局冲和”如安怀者，或“迫于公檄，非其选也”如康续者。至于安师、康达所谓“文武兼资，名行双美”并没有实质内容，一生未仕，说不上以武见长或文墨有嘉，列在这15人之内，实属勉强。

另外的6人，康敬本于贞观中参加乡贡而射策举第，担任文林郎和县尉，有“弘文大儒，询明六义之奥”称誉；康元敬“徙居河洛，即编□土圭之乡”而成为洛州阳城人氏；安神俨“啸傲于林泉，优游于里閭。不以夷险易操，不以利害变情”；何摩诃“不以冠纓在念”；安令节则“出京兆礼教之门，雅好儒业”；石崇俊“回向释氏”，“冥合旨趣”。这些与其前辈相比，都已脱离军职，全然没有了戎武之气，转而接受儒化，适应中原的文化生活了。这个倾向越到后期越明显。

第四，上述墓志有11合涉及了墓主的婚姻关系。其中第3合安师夫人康氏是隋三川府鹰扬邢州都督康府君之女，第9合安神俨妻史氏、第11合康欽夫人曹氏、第14合安怀夫人史氏、第16合安菩夫人何氏、第18合曹闰国夫人石氏和第22合曹弘立夫人武威石氏等人，都应属于昭武九姓人。易言之，夫妇双方同属粟特。这种同族联姻是入华九姓人婚姻的主要形式，特别是聚族而居的部分，这在西州、沙州、六胡州及原州（今宁夏固原）等地都有明显的反映。除此之外，粟特人与外族联姻者也有不少。第21合何

氏嫁与铁勒契苾氏外，第6合康武通夫人唐氏，志文称系“酒泉华裔”，根据《元和姓纂》卷5“唐氏”条，可知唐氏当属于汉族；第19合石崇俊夫人洛阳罗氏，估计不误的话，也应是汉族，或代北其他部族落籍河南者。尤其第18合曹闰国、第22合曹弘立二志，其先分别娶同族石氏为妻，但曹闰国再娶刘氏、韩氏；曹弘立夫人石氏卒后，续弦高氏，曹闰国三妻不知是同娶还是继立，然而这几位刘、韩、高氏显然是汉族而非九姓同族。

这种胡汉联姻，在唐朝尤其内地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散居者因条件所限更易于嫁娶他族。有人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曾举《册府元龟》卷999引德宗建中元年（780）敕文为例，证明中原汉人不能与域外人通婚^⑦。按此条规定不见于今存其他文献，估计原令式已散佚，这个问题在唐朝应该存在。然而与此对立的胡汉通婚仍旧普遍，这又作何解释？按唐令规定，“诸没落外蕃得还，及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化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⑧。这项令文将外国侨民安置于州县，落籍成为唐朝百姓，他们与其他百姓在法理上不再有所区别，其婚姻关系自应不再受到限制。这样看来，入华的粟特诸姓，他们已不再被视为“化外人”，入籍者更等同于唐朝百姓。因此所谓“准令式”规定的外通婚受禁不适用于他们。事实上，德宗贞元初，李泌鉴于西域诸胡滞留长安已数十年，下令将他们遣返归国，不愿归者则入籍为唐人予以安置，结果检括的4000多胡人无一归返，全部入籍加入神策禁军。据记载，这些胡客“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⑨，他们已成为长安百姓的一部分，这里面的联姻，保不准胡汉之间的相互渗透。事实上，建中元年下达的中外禁婚令文可能就是针对长安这种状况而发的，随后李泌采取使侨民入籍等同唐朝百姓的举措，从而避免了令文禁而不止的尴尬。无论怎样，胡汉通婚（包括九姓胡与其他民族联姻）在长安和唐朝各地都是普遍存在的，向达先生所谓“并为律所不禁”^⑩在上述背景

下理解起来可能更具有合理性。

综上,本文仅从《唐代墓志汇编》中撷出具有典型性的粟特人或其后裔墓志,通过分析探讨,可以看出粟特人入华以后在唐朝发展的某些特点。就其整体趋向而言,入华的昭武九姓胡人,经过长期繁衍承传,必然受到周围文化的熏陶浸染,逐渐融入其中。散居的粟特人与聚居者因维系本民族故有风尚习俗及内聚力强弱大小之不同,前者较易丧失本民族文化而融入他族,后者则相对稳固,原有文化习尚存留亦长。唐代文献曾记载玄宗开元前期在镇压六胡州九姓人反叛后,将他们迁至河南、江、淮诸州,然而不久后这些胡人又重返西北故地,唐特置新宥州予以安置。文献虽然没有解释,但这些南下的九姓人可能仍保留聚居习俗,难与周围汉族融入,恐怕是其北返的真实原因。但不论是散居还是聚居,我们发现,尽管时间有早有晚,入华的粟特人在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长期交往联系中,双方或多方越来越走向一体,这个趋势十分明确。上述22合墓志铭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也更多地反映在这个方面。

注:

①按此合墓志与第3合写法雷同,《汇编》亦言及此。这里雷同处不具引。

②《汇编》第1104页志文题款漏缺“首领”二字。参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③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13~31页。

④见邯郸市文管所:《河北大名县发现何弘敬墓志》,《考古》1984年第8期。按墓志记弘敬为庐江人,而两《唐书·何进滔传》记弘敬进滔则为灵武人,进滔曾祖、祖、父均活跃于灵武、夏州,仕任武职,后内迁并托附庐江郡望。从这些情况来看,何弘敬一族属于粟特移民。

⑤向达前揭书第20页。

⑥拙稿:《史道德族属问题再考察》,《庆祝王锺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

论文集》。

⑦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1994年1期。

⑧（日）仁井田升：《唐令拾遗》第146～147页，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

⑨《资治通鉴》卷232德宗贞元三年七月条。

⑩向达前揭书第97页。

作者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

（本文责任编辑：权儒学）

《清史列传》订误一则

《清史列传》卷六八《姚际恒传》：“时太原阎若璩力辨晚出古文之伪，际恒持论不谋而合。萧山毛奇龄作《冤词》攻若璩之说。奇龄固善际恒，因数与争论，际恒守所见，迄不为下。奇龄尝作《山阴何氏记》，毛际可见之，曰：‘何氏藏书有几，不及立方腹笥耳。’其为时所推如此。”

最早载姚氏生平的当推《武林道古录》，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及《清儒学案·潜丘学案》叙潜丘交游皆本之，乾隆《杭州府志》复益以与奇龄论“小学”名义一节，然皆不载毛际可赞际恒事，可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及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却沿袭了《列传》此节。考《西河诗话》卷四云：“亡兄大千为仁和广文，尝曰：‘仁和祇一学者，犹是新安人。’谓际恒也。予尝作《何氏存心堂藏书序》以似兄，兄曰：‘何氏藏书有几，不过如姚立方腹篋已耳。’立方，际恒字。”则《列传》“《山阴何氏记》”应为“《何氏存心堂藏书序》”（文载《西河合集》文集之序卷第一）。又据奇龄《自为墓志铭》（载文集之墓志铭卷第十一）自注：“长万龄，辛卯拔贡，授推官，改仁和教谕。”则《列传》“毛际可”应是“毛万龄”之误。按毛际可，字会侯，顺治戊戌进士，历河南彰德府、黔黎平府推官，城固、祥符知县，为县丞所讦，告归，未曾官仁和教谕。详奇龄撰《诰封奉政大夫家鹤舫君传》（文集之传卷第七）。

• 吴通福 •